

最后 一场电影

村上龙

村上龙
盛勤
译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最后一场电影

村上龙

盛勤

译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一场电影 / (日) 村上龙著; 盛勤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3.2

ISBN 978-7-5339-3572-6

I. ①最… II. ①村… ②盛…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6534 号

MURAKAMI RYU EIGA SHOSETSU-SHU

by MURAKAMI Ryu

Copyright © 1995 MURAKAMI Ryu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MURAKAMI Ryu,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 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11-174 号

最后一场电影

作者: [日] 村上龙

译者: 盛 勤

责任编辑: 曹 洁 颜颖颖

封面设计: 金 泉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址: www.zjwycbs.cn

印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150 千字

书号: ISBN 978-7-5339-3572-6

定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 录

甜蜜生活(La dolce vita)	1
最后一场电影(The Last Picture)	17
纳粹狂魔(The Damned)	33
大逃亡(The Great Escape)	51
视死如归(La course du lièvre à travers les champs)	70
蓝丝绒(Blue Velvet)	89
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	107
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	123
漫长的告别(The Long Goodbye)	142
愤怒的公牛(Raging Bull)	160
天蝎座升起(Scorpio Rising)	175
野帮伙(The Wild Angels)	190
解说 龙声感冒	荣花均 编 205

甜蜜生活(La dolce vita)

那是我二十三岁的时候。

当时,我就读一所美术大学,如今回想起来,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当初为何会报考美术专业。尽管说起来确实算得上有些渊源,因为我父亲是美术教师,我从小也确实是看着他的油画作品长大的,但我从未梦想过自己将来也要成为一名画家。

坦白地讲,当年的这一选择恐怕更多地还是出于经济上的目的,因为只有考进了大学,才能名正言顺地得到家里的大笔汇款。而在此之前,我已经在社会上混了两年,整天出没于美军横田基地周边的声色场所,过着沉溺刺激的放荡生活。在那段日子里,我不仅和比自己年长的有夫之妇姘居,与基地里的美军有所牵扯,还嗑药吸毒,也曾经因此屡屡成为拘留所的常客。但不可否认的是,上述疯狂举动也只是对传统世俗的叛逆宣泄,一番刺激狂热过后,内心却依然迷惘如故。

说起那位比我年长六岁、名叫纪美子的女人,在我认识她时,她就已经是“有夫之妇”了。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吉祥寺附近的一家摇滚吧,店里正播放着 The Doors (大门乐队) 的

Morrison Hotel。当时的我虽然刚满十八岁,但还是十分主动地上前搭讪:“我有 grass 和 nibroll,你要不要试试?”此时,独坐着的纪美子面前已放着一杯我也叫不上名字的鸡尾酒,想必是属于“边车”(Sidecar)或“莫斯科佬”(Moscow Mule)之类的,反正是我和我的朋友从没喝过、也从没见人喝过的高档饮品,像我们这些半大小子平常只会点咖啡或可乐什么的,价格昂贵的鸡尾酒于我们实在是太过遥不可及的奢侈品。不仅如此,纪美子的发型高雅,衣着端庄,优美的连衣裙下穿着肉色丝袜,脚上是一双真皮高跟鞋。在此之前,我从来不曾接触过,甚至是在我周围就从未出现过如此温婉清丽的成熟女性,而我身边那些青涩女生要么是一些头发剃得短短的“假小子”,就算留长发也都是清汤挂面式的,更别说她们的日常着装了,似乎一年四季都只会穿T恤和牛仔裤,或是所谓的波西米亚风,脚上不是赤足趿着凉鞋,就是蹬着人造革马靴。那时还很少有人会穿球鞋(sneaker)出门,甚至连这个词本身都不曾诞生,直到后来“sneaker”的叫法从美国传到了日本以后,人们才开始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普遍地穿起了球鞋。我想,如果最初取的是类似“运动鞋”之类老土叫法而非如今的纯音译名称,恐怕它的普及率远远不如今日。再回到我们两人的初次见面,主动出击的我在发问中提到的“grass”是“大麻”的行话,“nibroll”则是继 Hyminal(海米娜)之后最流行的一种安眠药。纪美子似乎对此一无所知,她只是上下打量着一头长发、身穿黑皮夹克的我,回问了一句:

“你刚才说的都是毒品吗?”

那天，我是和一大帮从横须贺过来的朋友一块儿到这家摇滚吧消遣的，此时，坐在远处的他们都在盯着我和纪美子的一举一动。不为别的，只为我和他们几个打了赌，看我能不能顺利“钓”到纪美子。若是我赢了，他们每人给我三颗墨斯卡灵(mescaline)，输的话，我倒赔他们每人十克大麻树脂(hashish)。在他们看来，纪美子似乎是很难泡到手的。

面对一脸茫然的纪美子，我只好把“grass”和“nibroll”的区别仔细解释了一通。听完之后，十分兴奋的纪美子问我：“你真的会给我吗？”接下来的发展无疑意味着我在赌局之上的大获全胜，因为嗑完药后的纪美子很快就有了反应，并且当晚就跟我回了我的公寓。然而，第二天早上纪美子的一句话又让我着实慌了手脚——没想到她竟然已为人妇。纪美子对此倒是毫不在意，反过来安慰我：“不用担心！”她说她丈夫三十多岁，是银座一家珠宝首饰行的职员，为人十分懦弱，他们婚后住在三鹰市的高级公寓里。从那以后，纪美子就经常来我这里过夜，直到把手里的钱全花完了才回到她丈夫那里，等从她丈夫那儿拿到了钱后又很快回头来找我。前后折腾了一个多月，突然有一天，纪美子告诉我她丈夫不肯给她钱了，所以让我陪她到银座去当面讨要。那天，我们手挽着手，堂而皇之地走进了那家珠宝首饰行，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她丈夫似乎像见了鬼一般，满脸难以置信的惊愕表情。纪美子一边挑衅地看着她的丈夫，嘴不饶人地说：“你也不想我这么直冲你们单位吧！”一边径自把她丈夫钱包里的万元大钞统统抽出来装进了自己的腰包，临走之前更是嚣张地叫嚷：“走，咱们这就去横须贺买迷幻

药(LSD),好好 Happy 一下吧!”闹到最后,纪美子还是与她丈夫离婚了,记得当时由于她丈夫不肯把音响给纪美子,在纪美子的一再坚持下,我只好带了几个朋友跑到他们在三鹰市的高级公寓,砸碎窗户玻璃后强行闯入,硬是把音响及其他一些值钱物品都拿了回来。此后不久,我和纪美子搬到了美军横田基地附近同居。一年半后,我和纪美子分了手。就在这短短的一年半里,纪美子堕胎三次、割腕两次,和多名美军黑人大兵上床无数次,还曾经一度因为心脏停跳被送进医院急救,甚至涉嫌被捕两次。我的经历也和她不相上下,但或许是我的心理承受能力明显强过她吧,所以,和我分手后的纪美子几乎变成了一个废人,最终不得不离开东京返回冈山老家,而我却摇身一变,混进了大学校门。

然而,我却未能赶上我们美大的开学典礼。由于和纪美子分手时闹了点麻烦,我被关进了警局,待我获得保释后赶上的第一节课程已距入学典礼一月有余。和我的同班同学比起来,虽然我们年岁相仿,但社会阅历迥异。在我眼中,他们还都是不曾长大的黄口小儿,每天说来说去的都是一些幼稚无聊的话题;再加上大学里上课超级乏味,一种源自内心的强烈孤独感几乎要令我窒息。毕竟那段刚刚过去的放荡生活所留下的极度烙印仍痛炙依旧,短短的两年于我却仿佛十载的磨砺,当时的我根本没想过、也认为没可能会在这里交到朋友,更无法想象自己也需要朋友。

我已记不清那次到底是午休还是放学后,只记得班上的同学在玩足球。因为那天玩球的人不多,所以也不是正式的比

赛,就是大家围成一个直径二三十米的圆圈垫球玩。我先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发现除一人之外,其他人的水平实在是不敢恭维。刚上场的时候球一直没传到我这边来,但我早已打定了主意,只要球到了我的脚下,我就要挑战场上的唯一高手:因为我在初中时踢的就是中场,对自己的高吊传球技术还是有相当的自信。终于,机会来了,眼看着球向我这个方向飞来,我很稳地把球接住了,接着打算踢出一记高吊球,正中场内高手的脑瓜。但丢人的是,我的临“头”一脚却大失准头,非但未能踢中皮球,自己反倒脚下打滑失去了重心,球也不知被我踢飞到了哪里!过了不多一会儿,棒球队的队员也来到操场开始了训练,嘴里还嚷嚷着:“球可不长眼,打着了我们可不负责!”因为怕被他们掷出的球击到,同学们纷纷作鸟兽散,最后只剩下我和一个小个子男生。我们俩硬是在棒球队员的“包围圈”中,继续对踢传球。和我一起并肩到底的男生就是樱井。

樱井算得上是个话痨,连我们对练传球时也闲不住嘴,没完没了地追问我:

“嗨,你真的只在初中时踢过?那你高中时改练什么啦……”

从学校出来,我们干脆又一起去了站前的中式面馆,在那里边吃边聊。原本我是想喝点啤酒的,但被樱井大惊小怪地咋呼了一番以后,我也只好改点了和他一样的可乐。记得当时我告诉他,自己曾经想在高中时改练英式足球(Rugby football),但最后却因为训练太苦打了退堂鼓,转而和几个朋友搞出了一支乐队。没想到樱井非但没嫌我少定力、怕吃苦,反而屡屡流露出羡慕和认同的表情。就在这间小小的中式面馆里,我

和樱井聊得特别投机,热烈谈论着我们共同的偶像——贝尔·蒂·福格茨(Hans Hubert Vogts)、弗朗茨·贝肯鲍尔(Franz Beckenbauer)、约翰·克鲁伊夫(Hendrik Johannes Cruijff)和内斯肯斯(Johan Jacobus Neeskens)。樱井话很多,又特别爱笑。和他聊着聊着,我突然发现自己竟然能完全放下纪美子,轻松愉悦地说笑谈天,而在此之前,无论何时何地、也无论我在做什么,纪美子都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中,须臾不曾离开。樱井告诉我,他以前是埼玉县一所著名高中的足球校队候补队员,我也就不客气地说:“你们球队倒也算得上小有名气,但就凭你的控球技术,又是怎么混上候补队员席的?”听我这么一说,樱井立刻嚷了起来:“我还有其他的爱好呢!”说着还不由得挺起了胸膛:

“我最爱看电影了!”

因为樱井自己就有摩托车,所以自那以后他便经常到我公寓来玩。当时我借的房子在西武新宿线沿线的下井草,樱井则住在国分寺那边。虽然房间很小,但我还是把纪美子的音响给搬了进来,也收集了不少唱片。而当时的樱井正一门心思攒钱想要买一台16mm摄影机,所以家里没有音响。他以前主要听的是披头士乐队的音乐,但自从经常在我公寓里出没之后,也开始喜欢上了滚石乐队的曲风,与此同时,我则从樱井的口中第一次听说了那么多影坛巨匠的高姓大名及其传世经典。还记得当年滚石乐队首次来日本举办现场演唱会之时堪称盛况空前,为求得一票,我和樱井连夜排队,在马路边等了整整一天半才好不容易购得了弥足珍贵的入场券。有意思的是,当

天适逢“麦当劳”银座一号店开张大吉之日，向五百名顾客提供免费就餐，先到先得，我们俩也算好运当头，分别享用了一大份免费的“巨无霸”套餐。工夫不负有心人，连日来的辛苦也没有白费，我们最终共购得了十二张入场券，计划留下自己的两张之外，将富余的票转手“黄牛”，由此赚取的差价添作16mm摄影机的购买资金……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令人意外的是，滚石乐队来日本的首度公演最终却因乐队成员吸毒等问题的困扰而泡汤了。

那时，我和樱井最乐此不疲的就是追看各国电影，尤其偏好意大利导演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和两位法国导演——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阿伦·雷奈(Alain Resnais)的作品，印象中为了能够赶上费里尼《浪荡儿》(*I Vitelloni*)的放映，我们俩曾骑着摩托车一路追到了静冈。与此同时，我几乎很少再去学校上课，到学年结束时不得不因此留了一级，自然也就比樱井低了一届。然而，谁也没想到，就在此时，樱井竟意外得到了可以拥有一台梦寐以求的16mm摄影机的绝佳机会。那一天，我们刚参加完在茶之水举办的一场阿伦·雷奈的作品《斯塔维斯基》(*Stavisky*)的观影赏析会，顺路走进了一家咖啡馆，不想却在那里碰到了纪美子的前夫。这位先生倒是很大方地先跟我打了招呼，我也就随口告诉他自己已考进大学了，而他的反应也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不仅特别诚恳地向我祝贺，还絮絮叨叨地说了一大堆闲话：“老弟，你可真不知道如今我有多感激你！那女人也实在是不得了，谁挨上她谁就准没好事，幸亏我当时和她分手了，你也还好吧？……”听他

这么一说,我不由得无名火起,正欲替纪美子申辩一番,但内心也不得不承认确实无力反驳对方,只得草草敷衍几句,说纪美子已回了老家,现在过得很好,云云。但事实上,当时的纪美子已被送进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纪美子的前夫最后硬是替我们结了账,并在交谈过程中透露了一个信息:当时和他在一起的那位广告代理人手上有一台瑞士产 Bolex16mm 摄影机,正打算二手处理掉,价格从优。后经过协商,对方当场答应以十八万日元的优惠价将这台机器转手给了樱井。有些令我啼笑皆非的是,纪美子的前夫在走出咖啡馆和我们道别时对我说:“咱们可都要好好加油啊!”想必他是把所有和纪美子有过交往的不幸男子都视作难兄难弟,从而产生了某种同病相怜的连带感。但我和他的看法完全不同,对纪美子也毫无怨恨,因此,很难与他产生同仇敌忾般的内心共鸣。也正是从那时开始,我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因为别人而不幸,一切都是自己的责任。而在整个过程中,樱井对我和纪美子前夫之间的关系没有问过一字一句,也是,这又怎么能比得上 Bolex16mm 摄影机的吸引力呢?

在拿到 Bolex16mm 摄影机的当天晚上,樱井突然向我冒出了这么一句:

“你帮我写剧本吧!”

樱井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提议,或许是因为当时我正试着用文字记录下刚刚逝去的那段放浪经历,而樱井又恰巧成为了它的第一位读者。

“你小子的文笔还真不错,比我可强多啦!听说我打小嘴就笨,很晚才开口,上学以后也好不到哪儿去,反正在那些个白纸黑字我就是不开窍……要知道,就算是拍纪录片,也总得有个像样的脚本,更甭说故事片了,像阿伦·雷奈的《夜与雾》(*Nuit et brouillard*),还有《格尔尼卡》(*Guernica*),哪一部的成功不都是先有一个好本子吗?”

于是乎,我便为樱井创作了第一部电影脚本,片名为《废墟之影》。影片主人公是一个特别害怕影子的男人,而且自始至终这个人物都是隐形的,一次都不会出现在镜头画面之中。换句话讲,整部影片的拍摄角度都是透过该人物的视线推进而展开,大量的内心独白会辅以字幕形式出现。影片主要讲述了这名男子出于对某一“影子”(“它”或是来自不为人知的另一世界,或是源于对沉重过往的内心煎熬)的莫大恐惧,决意出逃到一个人迹罕至的荒凉小镇。那个小镇位于沿海工业地带的一角,原来也曾凭借煤矿的开采而兴盛一时,但如今早已是人去楼空,在此出没的只剩下流浪狗和乌鸦。但随着故事的推进,男子却又在这原本已成废墟的片隅小镇之上再次目睹了那“影子”的存在……影片拍摄地选在了位于千叶和茨城两县交界处、一片被废弃的工厂厂区。为此,樱井还特意把他们家的“花冠”车从埼玉县父母那儿开了过来以便移动。当时正好是夏天,我们晚上就睡在从朋友那儿借来的帐篷里,在拍摄片场一待便待了好几天。我们的帐篷就搭在紧靠海滩的空地之上,不远处,海水卷起层层浪花拍打着岸边礁岩,也正因此,我每天都能潜水下海,捕捞蛸螺、鲍鱼等深海生鲜。当时,樱井

曾问起我的潜水技术为何如此出色，我告诉他这全赖自己打小练就的“童子功”，在越烧越旺的篝火前，我情不自禁地和樱井聊起了自己在九州老家的年少时光。直到此时，我才猛然意识到，自从遇到纪美子后，我就再也未曾向任何人提及过有关自己童年生活的只言片语。整个拍摄工作基本上由樱井一人承担，我负责的就是开开车跑跑腿，顶多“饰演”一下“影子”的角色。到了第四天的中午，我在海里潜水时发现了一只造型奇妙的海葵。樱井觉得好玩，把手伸进它深藏在触手中央的性器里。在强烈刺激之下，海葵的触手瞬时收缩，身体蜷成了荷包状。樱井这下可来了精神，又想着换些别的东西来刺激刺激它。我倒是有些担心，怕它有毒，劝樱井还是别玩了，可他就是不听，来来回回折腾了好长时间，直到傍晚时分，樱井真的喊起疼来。情急之下，我只得在周围空地寻找一种不知名的野草，记得小时候长疖子的时候奶奶曾给我涂在疮口之上。幸运的是，我很快就找到了，捣碎之后，递给樱井，让他立刻涂在疼痛处。这副 DIY 草药似乎有了一定作用，晚上，樱井手上的疼痛感终于开始逐步减轻。这么一晚上下来，我们俩都被折腾得筋疲力尽，甚而对电影的理解发生了一番小小的争论。事情源于我对樱井的批评。当时我对他说：“按理说，我不应该对你的拍摄指手画脚，但我实在搞不懂你到底想让观众看什么，你的作品到底意义何在。”对于我的质疑，樱井非常生气：“你懂什么懂？”确实，我这个九州野小子竟敢“狂言”否定出身埼玉、紧靠东京文化前沿的樱井，他的反应会如此强烈也属正常。不可否认的是，在老家的那个小镇之上，我根本没机会欣赏到让-

吕克·戈达尔等电影大师的经典作品,也完全接触不到波兰电影、ATG^①发行的艺术电影等。因此,我平静地接受了樱井的强硬反驳:“这倒也是。”在和纪美子长达一年半的同居生活中,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我们之间但凡起了冲突,事态越是严重激烈,我的应对语气越会冷静克制,这是因为纪美子是个什么都干得出来的烈性女子,如果我不这样控制的话,真不敢想象会有什么后果。然而,樱井和纪美子完全不同。在他面前,我选择了坚持自己:“我是不像你看过那么多电影,也不了解多少有关导演、摄影等的专业知识,但是,我坚信一点,电影拍摄绝不属于一项技术活动,它既不是移动摄影的反复拼接,更不是在做面包。镜头里看到的全是花红柳绿、湖光山色,可光拍得漂亮有什么意义?画面优美当然赏心悦目,可光凭这些恐怕不到十秒钟就会令人产生审美疲劳吧!影片创作的根本实质不就是‘拍什么’和‘怎么拍’吗?或者换个角度说,是‘让观众看什么’和‘怎么让观众看’吗?反正我是没搞明白,你转动手中的摄影机所记录下来的到底想传递给观众一些什么。”听完我的一席话,樱井竟迟迟不开口,看他的表情似乎马上就要哭出来了。过了一会儿他才说道:“在我的脑海中始终都有一幅影像,我特别想用摄影胶片把它表达出来,就像用植物打比方的话,我脑海中的那幅影像好比是一颗种子或是一株胚芽,影片拍摄就仿佛是对它的灌溉培育,我的努力就是要让那小小的影

① ATG:“日本 Art Theater Guild”的简称,是活跃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的一家电影制作发行公司,主推非商业性的艺术电影作品。

像不断充实丰富,最终发展成为一部情节饱满、引人入胜的完整作品,但现在看来,我实在是没这个本事。这是我从小到大一直坚持的一个梦想,也正因此,我也很清楚,要实现这个梦想,我心有余而力不足,真的没这方面的才能。”此时,我越来越担心樱井会不会真的哭出来。还记得纪美子曾说过,她最腻歪那些在谈正经事的时候哭哭啼啼的家伙,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都会让她特别看不起,她觉得这种人就是以哭的方式博取他人的让步与迁就,是一种自我放纵,所以,这种人是绝对不能相信的。对于纪美子的上述观点,我深以为然。好在樱井并没有哭出来。于是,我对他说:“不用把话说得这么绝,自己在某一方面到底有没有才能,不尝试的话谁也不能断言。”听我这么一说,樱井的脸上立刻“阴转晴”：“真是第一次碰到像你这样的家伙,谁跟你似的说起话来不管不顾地给人添堵,但说老实话,还真挺有说服力的。你也知道,以前我和我周围的朋友们最起劲的不是要‘做点什么’,而是可以‘放弃些什么’。我认识一个操东北^①方言的画家,听人说他曾放出过‘我要成为下一个凡·高’的豪言壮语,然而,假如这么狂的家伙要是搁现在的初中或高中里的话,肯定会被看成是个没脑子的大傻冒,想必他的家人、师友,乃至整个社会传媒的主流意识都会劝他‘快别做梦啦!’”此时的帐篷里又闷又热,走到外面又不

① 东北:位于本州岛的最北端,隔津轻海峡与北海道遥遥相对,整体呈南北向的狭长弧状,东临太平洋,西对日本海。行政上共包括六个县:青森县、岩手县、宫城县、秋田县、山形县和福岛县。

堪大群蚊虫的滋扰。我点起了一堆大篝火。听着耳边的海涛声,我们俩默默饮下手中的啤酒。还是我首先打破了沉默:“根本没必要告诉别人,像那位想要成为凡·高的哥们儿,他干吗要向朋友们广而告之呢?自己明白自己的事儿不就行了嘛!”于是,樱井便问了我一个问题:“那你觉得你自己有哪方面的才能?”我当时的回答是:“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是啊,反正没必要告诉随便其他任何人。

“你以后还会替我写剧本吧?”

听到樱井这么问我,我一边把篝火挑得更旺,一边点头答应了。

从拍摄片场回来后,我们仍旧每天一如既往地奔走于大大小小的电影放映场所,无论是专放经典老片的名画座,还是主营小型放映会的各种电影档案馆、小剧场,乃至集中于高架桥下的情色电影院等,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和身影,也确实观赏了大量风格各异的电影作品。唯一让我们感到遗憾而又无奈的是,有一部时常出现在我们的话题之中却始终无缘得见的影片——费里尼的 *La dolce vita* (《甜蜜生活》)。不久后学校就开学了,樱井已升上了大四,他也开始不得不为接下来的求职就业全力以赴。家里人希望他能凭借舅舅的关系,进入一家大广告公司上班,但樱井本人却不以为然,他更倾向于去电影制片厂,哪怕规模小点也没关系。最终,樱井未能拗过家人的坚持,选择了去大广告公司,并且看样子他舅舅的门路似乎也不算硬,因此,樱井想要顺利就业的话必须得好好准备随后的公司面试。这么一来,更多时候我只好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